

晚 霞

著 陶 慕 余

海 上

行 印 局 書 智 啓

1929

晚 霞

著 陶 慕 余

海 上

行 印 局 書 智 啓

1 9 2 9

晚霞

定價大洋三角半
郵費酌加

著者 余慕陶

發行者 啓智書局
上海四馬路

印刷者 啓智印務公司
上海貝勒路潤安里十九號

分售處 中國各大書局



啓智書局最新出版書目

社會主義思想史的解說	丘哲譯	實價三角半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溫盛光譯	實價四角半
資本主義與戰爭	徐文亮譯	實價五角
農業社會化運動	黃枯桐譯	實價五角
經濟思想十二講	李大年譯	實價五角
教育與人生	李大年譯	定價五角
漢詩研究	古層冰著	定價四角
四庫全書答問	任啓珊著	定價八角
法蘭西新史	左舜生譯	定價六角
中國文學概論	胡雲翼著	實價四角
性愛研究及夜初知識	黃孤颿譯	實價四角半
國際會議之農業問題	黃枯桐譯	實價二角半
最近各國的補習教育	任白濤編	定價六角
鐵路組織法	李青編	定價三角半
各國婦女參政運動史	夏承堯編	定價六角
財政學概論	張澄志編	實價五角
蘇俄之現勢	溫盛光譯	實價四角
帝國主義論	劉堃平譯	實價伍角
經濟思想史的展開	溫盛光譯	實價八角
世界政治概論	鍾建閎譯	定價二元
現代經濟學	巴克譯	實價四角
蘇俄的婦女問題	漫琴譯	定價七角

在C大學附屬醫院學護士，年輕而富有脂肪質的李紫簫姑娘是于克文三年前已經認識了的舊友。大約怕因為他們倆的條件不相投的原故，他們雖有三年的歷史了，但在行動和說話上，第三者仍很難找出他們中間有什麼羅孟絲的事體。一個初冬的午後，于的非常愛好的朋友盧君特意在他的館子裏燒了幾樣很新鮮的菜請他們吃晚飯，意思是想撮合他們的『Love』。但是，沒有這件事，于天天在C大學上了課之後，還可以到盧君那裏去談談天，誰知一有此事，于便一連兩個禮拜都不去那館子裏了。于滿懷着盧君是把他開玩笑的，存着惡意來污辱他的人格。因為于在那時候已經學得異常像一位什麼文藝家了，頭髮長的長長，衣服穿得古怪，對於女人的條件尤其苛刻，他心裏所幻想的女人乃是，肉體則要東方美人——不肥不瘦的，靈魂則要西方美人——脫落活潑的，同時更要求女人能夠的。

fully understand 他的。

于同盧已然因此事而心中一時築了道高牆，但終于因為時間流的審判，于才漸漸明白盧之所以出此苦肉計者，是看見于的身體一天壞似一天，精神一天頹喪一天，特意想把溫柔的兩性生活冲破冲破他的枯寂的單調的青春。因此，他們的感情才又逐漸恢復到舊時的狀態。他們的感情從此便又和火煙裏將熄的熾炭得了額外的燃料般的，熊熊地燒起來了。每天，黃昏的時候，他們總是携着手到C大學附屬的醫院那邊的空地散步。每當于開口在談起文藝家的生活是怎樣自由，怎樣神聖的時候，盧總是拿人是社會的動物，不能離羣獨活的，羣好則他好，羣壞則他壞的說話來搪塞他。有時，盧更迫進一層對于說：『個人的自由是從那兒得來的？個人的神聖是從那兒得來的？假如整個社會都不自由，假如整個社會都非常污濁時。』于雖然不能解答這些問題，然而他却有些注意社會現象的傾向了。但是，不能持續的于，終竟是依樣板着他原來的臉孔，在過着個人主義的生活。

一天午後，溫暖的陽光還徘徊在西山角上，于無意在街上碰着盧跟着一位，約莫就能適合他的 *love* 的姑娘，由那條街直面着他走來。『這位是于君，這位是楊姑娘。』盧這樣子介紹之後，便又匆匆忙忙走了。然而于却在一邊行，一邊幻想着；『假如我能愛上這位 *Queen*，那我就心滿意足了。呀，你看她的身材——多嬌嬌！呀，你看她的輪廓——多豐滿！她的眼睛呀——流星般的；她的 *Complexion* 呀——『多一分太赤，減一分太白』；『阿喲，真是我二十年來所未觀過的天仙！』于幻想到此時，心裏好像很快慰的一樣。於是他便飛也似的回到盧的館子裏來硬等着盧，叫盧非介紹那位 *Queen* 與他不可。

于坐在盧館子裏已經有三個多鐘頭了，然而盧却還不見回來。照起于平日不耐煩的性情來，他早已不知跑到那兒去了，但這回却不相同了，他坐在那張椅上好像生了根般的，一聲也不響，儘管在那裏沉默着，儘管在那裏抽香烟。壁上的時計剛剛敲過了八句鐘時，于的耳膜才傳進到盧踏踏地上樓的脚步聲。于一見盧

的面便說着：『你剛才同走的楊姑娘是怎樣認識的呢？你把我們介紹了之後，她跟你還有批評我的說話麼？』盧答着：『你以爲人人都跟你一樣麼？高興時就儘口說人家的好話，不高興時，這也噲噲一句，那也亂罵一句麼？……』。盧說到此地假意在那裏稍停一下，來猜猜于此時的心事。果然，于便又搶着說：『你這個人說話總是不老實，不坦白。你說的話，請快點說完牠吧』。盧看了這樣的情景便又說一句：『她說你很古怪：你的頭髮，你的衣裳都古怪！最後，她告訴我：「她很喜歡讀你在□□新聞報上發表的什麼『落花』那篇小說」。』

盧這句說話真害了于在精神上不少的損失。他在那天晚上辭別了盧回到他自己的寓所之後，晚飯也懶吃了。解衣裳便躺在牀上，圓睜着眼睛亂想着。他想着他那篇『落花』的背景了。那是寫一位男性起始是怎樣熱情來戀愛一位女性，而致於結婚。但結婚未久却又戀愛過一位異性，此時適她是受了兩個多月的胎孕了。一天因聽朋友傳出她的男人已在□□旅館內約好了那位姑娘准於某日逃往□地相

會的秘密的消息，便氣不可遏，而終於那天也趕到口地去。剛剛進了那間旅館而來到那口口號的房間時，便看見他倆披着襟擁抱在那牀上。因此，她因一時神經顫動得太利害的原故，結果便暈倒在地上。男子看見這樣的情形便叫聽差把她送到醫院去，誰知一到醫院時，她便流產起來：最後更因挨不住那流產時的痛苦，終於在那幾位看護婦猝不及防時，逕由那朝着海灣的，她的窗口跳向海裏死了。他想到此地，心裏更燃着一個缺口：『這篇東西分明是罵一般新男性的墮落行為，分明是替一般弱女子叫喊的，她許是引我爲愛底神聖者吧！她初次聽了盧的介紹就露出那樣的說話，也許是叫盧（幫忙）的吧！』然而過了一刻，他却又呀喲嘆了一口大氣，好像又很懊悔的樣子，接着他便喃喃地自語着：『真傻！真傻！真傻！我爲什麼不問問盧她是住在那兒的，她的通信處址。真傻！真傻！』

明天一早起來，他便跑到盧那邊來，裝着極清適的口氣問着盧她住在什麼地方。盧聽了這句話後，雖曉得他大約又要寫起情書來了，但却預料不到他會在這

樣面生就居然給她通起信來。結果，他便說她是我兼教的那間學校的學生。于聽了這句話後，心裏便忙着打腹稿，終於在回寓後便給她發了一封他剛才腹稿過的信。

自從那封信發了兩天之後，他的全神經莫不注意到她底回信了。那天晚上約莫六句鐘的樣子，當他正興高采烈地以爲今天無論如何都可以接收她底回信時，盧便氣沖沖地跑上來，起初他還以爲盧是給他帶來了什麼回信，誰知盧坐停了氣後便說着：『你自己拆爛污也當得保全我的面子，你看你那封信是怎樣寫的哩！你已然有勇氣向她求愛，你何必又要說我介紹？那封信已經是落到校長的夫人手中了。你這樣子不獨弄到我左右做人難，而且使她也太難堪了！啊！你老是這樣子幹，也得想個安全的辦法哩！』他聽了盧這番話後，又氣又惱！逼得一個人跑到外面去。

然而那位學看護的李姑娘却非常愛他。織冷衫，冷帽，以及圍巾給他。他收倒收起來，但卻沒有半隻字給她。有幾次，李姑娘還親自找他，但他却依樣不睬她。

二

這是四月十五以後的事了。

于因爲平時脾氣不大好，終於給不大相投的同學們誣陷下獄了。他們構成于底唯一罪案，聽說是：一、因于多半不上課，約莫就是開會去了；二、因于在好久以前又曾在口口新聞報上發表過一篇什麼描寫他鄉村間在收穫前後佃農所受的慘狀的雜感。

于清清淡淡在牢裏過了七個多月的生活。李姑娘曾幾度直接間接送衣履食物及銀錢給于，而于在這個時期中，對李的態度亦有多少改變了。他開始給她寫道

歉的信，接着，他又給她寫承認他是愛她的信。

一天禮拜二的午後兩句鐘，正是于同一般坐牢的同志們閑談的疲倦而拖着那走一步，便腳鍊叮噹幾聲的步兒回到那豬圈似的房裏打盹時，獄卒便悻悻地叫着于，說有位女人來探望。于得了這意外的消息之後，腦子裏早就猜中這是紫簫了。因為他覺得他在C城沒有好多相熟的人，尤其是女人。至於先前那幾位很重要的朋友，則各各都因別種關係而先後遠離了C城。若說到遠居南洋的父母兄弟姊妹，則更一時來不及。

不錯，當于跟了那獄卒由這個鐵門經過那個鐵門而來到那獄長辦公廳時，那邊便站着了穿着玄色的湖縐衣裙，面部雖仍然是這樣茱萸般的，但却帶有幾分蒼白的紫簫。此時紫簫感覺得異常快慰，而于則覺得異常羞懷。于的心坎總是這樣七上八落的跳個不住。每當他的心坎一跳動時，他渾身的血潮好像就帶來着難言的悲哀。他盈眶的淚水快要珍珠般的一串一串淋下來了。但結果他的理性卻又在

制裁着他。使他的腦子馬上清醒着這不是個談情的場所，這尤其不是向愛人抱頭痛悔的地方。恰恰她『噤了幾聲清脆脆的鶯聲來打破他們中間的隔膜：

『你在這樣地凝思這樣地默想，是覺得對我不住麼？』

『真的，我過去真把你看錯了，請Togive我吧！』

『過去就是過去，我們何必把牠回憶，而至於爲牠悲哀？你以爲我在抱着什麼希望來憐愛你麼？來搭救你麼？不，不，我是完全站在朋友方面來幫忙你的。』

『.....』

『自從你下獄以來，我就寫信叫我父親向軍政黨三方面著手，現在，已經經過了各方面的澈查，口口督察委員會已下了個釋放你的命令。你大概遲三兩天便一定可以出獄了。』

說到此時，他們倆便互相注視着，更互相笑起來。但是殘狠的獄卒却依舊又

是悻悻地叫着：『回去！』十五分鐘會面的時間已經到了！他們不得已分別了，但她還給了他十多塊中央紙，餅乾，牛乳，雞蛋……各樣食品。

○

○

○

于終於在十一月十日出了牢籠了。但不久——約在一禮拜之後，便又生起病來。那時候他聽了她的勸告而終留醫在她那間醫院裏了。他的病雖不是個重症，然因他在那惡濁的牢房裏久積着，吃了只有睡覺，大小便，而沒有半點運動的原故，至身體和精神，都弄得異常萎頓了，一時診治不來，假如不經過相當時期的調養。他在醫院裏足足住了二十多天，身體比較復原了，但同時他在那裏亦進行了一位少英姑娘。他經過了那牢房裏對她的懺悔，而又還這樣輕輕地把她推開，其原因大概就因為他覺得少英比她比較有反抗的精神吧。那天晚上，適值輪到少英夜勤，他便得了個機會來談天。在她那似續似斷的語氣中，他便發覺出她是個被家庭壓迫結婚而離開家庭的女子。同時她又發覺着她的家庭背景，上則有父母

及兄嫂，下則有弟妹，而且又是個地主的人家。由Point而線，由線而平面，由平面而成立體，他目前雖不會達到立體的地位，然而他從那天晚上的Point起首，却已經超開了那印象最深的初戀時期而來到第二個時期的節段上了。

然而李姑娘却也非常注意他們的行徑。她有時送藥到他房裏時，可以看到他們的手兒還在緊握着。她有時送牛乳及稀飯到他房裏時，也可以看到他們還在深深地吻着，他們還在傍徨着。奇怪的，她還會笑咪咪地很正當地對他說她與他始終都是朋友的結合，又說她是不喜歡把她對於他的愛埋葬在結婚儀式中的。更奇怪的，她發覺他與少英姑娘中間的情絲後，她也特別對她表示好感。她知道她的家庭是很少錢寄給她的，她更知道她所穿的所吃的都是她幾位親戚幫助她的，所以她也特別買些衣裳的料子，鞋襪，以至於銀錢給她。這樣一來真弄到少英難堪了：不接又覺得對不住同學，接得來又好像是太無志氣。她經過再四思維之後，雖多半是接收她的東西，然而每在夜闌人靜時，看見了東西，便要流了很多

的眼淚！

三

春蠶般的于和少英中間的春夢已經給這十二月的，狂風暴雨吹散了。于覺得C城再也不能久居了，逼不得已只得離開C城去。但是問起并不是這樣簡單的，他心裏頭時刻都浮着這兩件東西：到那裏去呢？目前的費用呢？『到H港去呢，還是到M埠去？作算經濟是充裕，我覺得我到這兩個地方都頗成問題，因為這兩個地方也都隨處施行高壓的手段，何況自從出了醫院之後，身邊總是很難找得着有二元以上的積蓄！真的，我目前連買船要到H港或M埠的兩元錢都沒有了。向朋友借嗎，啊，算了罷！自己的朋友還不是跟自己一樣的麼？或許在這兩天風聲緊急之時已經跑得精光了吧！唔……真是死路一條了……。』他的心老是這樣計較着，然而他愈是思量，愈找不出辦法。正當他苦惱到不能開交時，李姑娘便到

他的寓所裏來了。她一看見了他，便說她的爸爸叫她早日回M埠去，同時她又問他，假如他想到M埠去暫住時，她也歡喜帶他去的。不消說，他是首肯到M埠去的，尤其是首肯到她的父親有很大勢力的M埠去。

於是十二月十六日晚上十句鐘時抵M埠的。跟他同來的，還有一位在船上碰見的李陽邨。他們那天晚上便在靠近那海旁的一間旅館安頓着。明天，李姑娘便帶了她的父親及哥哥來見見他們。後來更由她的父親及哥哥導引去租房子賃傢私，並且給他們支付這一切的Expense。結果，她又覺得她自己不能在M埠常常指導他們，而還須回校去上課，便又給她介紹她認為最知己的女士。那回的事情，就精神上和物質上，都可以說是光是她一個人幹出來的。

M埠是個Deninsula。自從一世紀前（一八一六年？）割讓與P國人之後，街衢屋宇才弄到有今日那般活天堂一樣。東南西三面都環於平湖十里的濠江，而北面緊接着詩人曼殊大師的故鄉。表面看來真無異那西子湖了。何況東部又還有個P